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詩集傳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  
集  
傳

〔宋〕朱熹集撰  
趙長征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集傳/(宋)朱熹集撰;趙長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7.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2115-5

I.詩… II.①朱…②趙… III.古體詩-詩集-中國-春秋時代 IV.I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10107 號

責任編輯:馬 婧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集傳

[宋]朱熹集撰

趙長征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5 1/4 印張·2 插頁·363 千字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6000 冊 定價:48.00 元

---

ISBN 978-7-101-12115-5

# 前言

詩經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從左傳、論語等先秦典籍中，可以看到大量引用、談論詩經的記載。在論語裏，孔子有「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不學詩，無以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等影響深遠的名言。從漢代開始，詩經學就成爲一門顯學，先是有齊、魯、韓三家今文經學被朝廷立爲學官，而古文經學的毛詩則長期在民間傳授。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爲毛傳作箋，毛詩戰勝了三家詩學，成爲正宗。而三家詩學竟都先後亡佚了，只留下殘缺不全的片段。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將詩經漢學的成果作了一個總結。到了宋代，學風開始轉變，出現了與漢學相對的宋學。而宋學在詩經學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朱熹的這本詩集傳。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別稱紫陽，晚號晦翁、逖翁、滄州病叟，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他作詩集傳，是經過多次

修改的，對於毛詩各篇前附加的小序，有一個從尊崇到反對的過程。他說：「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大概到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詩集傳方才定稿。這部書是繼毛傳、鄭箋、毛詩正義之後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詩經注本，對後世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

詩集傳廢除毛序，只從詩經文本入手，探求詩篇本意，這是詩經學方法論上的一大進步。朱熹反對漢學那種煩瑣注疏的學風，力求簡明扼要，所以此書也並不因爲「集傳」的體例而龐雜枝蔓。「傳」，是傳述的意思，指注疏家們闡釋經義的文字。所謂「集傳」，與「集注」一樣，意思是彙集各家傳注，加以鑒別，擇善而從，並間下己意。朱熹既雜取毛、鄭，也間采齊、魯、韓三家，還吸取了不少當代學者的解說。其中有些學者，與朱熹解讀詩經的思路很不一樣，如呂祖謙，是尊毛序的，朱熹仍然引用了他的很多見解。這樣，屏除了門戶之見，就使得詩集傳能够兼收並蓄，博采衆長。對於沒有把握的問題，朱熹寧肯說「未詳」，也決不強解，表現了踏實嚴謹的學術態度。

朱熹對詩經的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作出了新的解釋。他說：「凡詩之所謂風

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詩集傳序）。主張從音樂和創作羣體方面來劃分「風」「雅」「頌」。對於「賦」「比」「興」，他歸納爲「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葛覃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螽斯注），「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關雎注）。強調其作爲創作方法的特性。他對於「六義」的新定義，後來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仍然不失爲最經典的論述。朱熹重視發掘詩篇的抒情性和文學性。對於國風中的許多詩歌，他衝破毛序的政教歷史附會，指出它們是「淫詩」，也就是男女之間表達愛情的詩歌。雖然其價值判斷是負面的，卻實際上揭開了作品的真相。

朱熹受到吳棫的叶韻說的影響，用這個方法來爲詩經注音，把一個字臨時改變讀音，以求押韻。從今天看來，這個方法是不科學的。但是考慮到當時音韻學只發展到那個階段，我們也不必對此過多苛責。

在明清兩代，詩集傳成爲官方定本，士子參加科舉考試，都要以它的解說作爲標準。它在我國學術史、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是極高的。

詩集傳的宋代刻本，今天最容易看到的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三編影印

自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宋代二十卷本（殘本）。這個本子在清代早期，屬於吳縣袁廷禱（字又愷），藏于其家之五硯樓，後因家道中落，典賣給海昌（即海寧）陳鱣（字仲魚，號簡莊）。在陳鱣之後，此本又到過汪薌國手中，後來又被著名藏書家歸安陸心源獲得，藏于著名的皕宋樓中。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皕宋樓全部藏書被陸心源之子陸樹藩以十萬元的價格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庫，至為可惜。不過，今天普通的讀者，可以通過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來瞭解它的面貌。

見于清代藏書家著錄的詩集傳宋本中，還有一個本子也比較有名。它也不完整，只保存下來前八卷，即國風部分。此本在明代屬於晉王的收藏，到清代的時候，由陳鱣為同鄉好友吳騫購得，藏于海寧吳氏拜經樓中。後歸錢塘丁氏，光緒末年歸原江南圖書館，現藏于南京圖書館（因此本書簡稱其為「南圖宋本」）。它被列入「中華再造善本」系列，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于二〇〇六年十月影印出版。這次整理，也參校了這個影印本。

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出了一個宋刊本的影印本。據後來的人考證，文學古籍刊行社的這個本子是個贗本，實際上就是將四部叢刊三編本抹去中縫，加上黑框，並施以斷句而成。文字方面，只是將周南麟之趾的朱注「文主後妃仁厚」的「主」改爲了「王」而已。

建國後，各出版社多次對詩集傳進行了整理。一九五八年七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出版了排印本。一九八〇年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改正了這個排印本的一些標點和錯字之後，將其重新出版。近年來比較有影響的整理本，有朱子全書本詩集傳（朱傑人校點，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的朱子全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初版，二〇一〇年修訂），以及王華寶整理的詩集傳（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月）。

我們這一次標點整理，以四部叢刊三編本為底本（簡稱「底本」）。因此本為殘本（自第十二卷小雅蓼莪第三章朱傳「則無所恃」四字起，至第十七卷大雅板亡佚，這一部分四部叢刊三編本係據他本補抄），所以其殘缺部分，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明印本膠片為底本（簡稱「宋刊明印本」）配補。這個宋刊明印本，原本現藏于臺北央圖，大陸地區僅依靠王重民先生從美國拍回來的膠片可以一見，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本和宋刊明印本源于同一個刻版，是真正的宋本系統，它們拼在一起，可以成爲一個完整的底本，這樣整理詩集傳就有了一個可靠的基礎。

宋刊明印本除了可以補底本之缺外，還有參校本的功能。它對原版的一些錯訛、脫漏之處進行了挖改補正。實際上，這個挖補的工作，在它之前就開始了。因爲我們還可



以看到與它情況近似的南圖宋本，其印刷年代應該也在宋朝，晚于四部叢刊三編本，也對其進行了挖補。

除南圖宋本外，我們主要的對校本有四個，即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元刻十一行本（簡稱「元本」）、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十卷本（簡稱「元十卷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正統十二年司禮監刻本（簡稱「明正統本」）、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嘉靖三十五年崇正堂刻本（簡稱「明嘉靖本」）。

宋本系統的三個本子、元本和上述兩個明本，均為二十卷本。元十卷本的分卷，實際上就是將二十卷本的每兩卷歸併為一卷。它也被列入「中華再造善本」系列，由北京圖書館于二〇〇四年八月影印出版。元本、元十卷本雖然分卷不同，但實際內容比較接近，連錯誤都往往是一樣的，應該是出於同一個系統。而且它們在許多地方的內容比較接近宋本，有很多優點。不過，元代的這兩個本子校刻不甚精，錯訛較多。兩個明本，都是出版年代較早、影響較大的本子，也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其中明正統本還有黃山書社于二〇一二年根據江蘇省圖書館藏本影印出版的本子，讀者可以參考。明嘉靖本有許多地方與上述版本都不一樣，獨具特色。

清代至今，最流行的詩集傳本子是八卷本。八卷本系統後出，被人作了不少改動，尤

其是多用直音法取代原來的反切法，面貌已非其舊，版本價值不高。然亦未可全廢，間有可采者。八卷本較早的，有明嘉靖吉澄刻本。今天最常見的是清武英殿本的影印本。這次整理，還採用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國書店影印的宋元人注四書五經本詩集傳為參校本（簡稱「八卷本」），其祖本就是清武英殿八卷本。由於其音注部分被後人改動較大，所以這部分我們一般不寫入校勘記。

除詩集傳外，朱熹還著有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序辨說，但是這三篇重要著作，宋本詩集傳中都沒有收錄。為方便讀者，本書均加以收錄，以元本為底本。詩集傳序以明正統本、明嘉靖本為對校本，詩傳綱領以明正統本為對校本，詩序辨說以明正統本、明毛晉輯刻之津逮秘書本為對校本。元本詩序辨說缺最後一頁，自商頌那條最後的二字「為文」以下不可見，據明正統本補足其內容。

另外，本書還收集了歷代學者、藏書家關於詩集傳的一些著錄、序跋文字，作為附錄，均以目前能夠找到的最好版本作底本，不專門出校勘記，只在兩處以按語（「征按」）的形式，注明其他版本的有較大參考價值的異文，其中明顯的錯字及避諱字，以六角括號「〔 〕」標出正字。

在元代，出現了一批詩經研究著作，它們中的許多都是以朱熹詩集傳為基礎，對它作

進一步的疏解和補充的，其中比較重要的幾部，如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劉瑾詩傳通釋、羅復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朱公遷等詩經疏義，都包含了詩集傳的全部原文，並且前三部書都有元刻本存世，所以，它們也具備一定的版本價值。前三部都被納入「中華再造善本」系列，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而朱公遷等詩經疏義則沒有元刻本，只有兩個明刻本（正德本、嘉靖本）和四庫全書本。北京師範大學李山教授主編，將這些著作進行了整理，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於二〇一三年出版。我們這次整理，也吸收了其中部分有價值的信息。在校勘記中，以上各書分別簡稱為「胡一桂纂疏」、「劉瑾通釋」、「羅復纂輯」、「朱公遷疏義」。

本次整理，凡例如下：

一、底本正確而對校本錯誤之處，一般不出校，某些需要着重辨析之處例外。有些字句，底本有而對校本無，且對校本並不因缺少這些字句而傳達出更多有價值的信息的，不出校。

二、古今字、異體字徑改，通假字保留，以上均不出校。如「獎、迺、廻、旆、減、盜、廡、羨、綉、羣、畝」等詩經經文字形，底本用法統一，皆保留原貌，其下的朱熹集傳相關文字，字形亦從經文。而「於、于」、「臯、臯、皋」、「翱、翱、翱」不强作統一，因宋本中幾種寫法互

見，且大部分地方與詩經經文相關。除此之外，字形均按當今通行繁體字統一。

三、宋本系統中有許多缺筆、多筆的字及一些俗字、怪字，如步（步）、筐（筐）、扃（扃）昏（昏）、黑（黑）、繩（繩）、壺（壺）、聯（聯）、登（登）等，一般都直接釐定，不出校。一些形近而訛的字，如「禪」「刺」「穀」「禕」誤作「禪」「刺」「穀」「禕」等，以及「己己」、「母母」相混等情況，在能確定時，一般也徑改不出校。

四、無意義的虛詞，不出校。

五、一些詩經經文，以及朱熹所引用的毛序、毛傳、鄭箋的文字，在校勘時還參考了中華書局影印的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簡稱「毛詩正義」）。阮元的校勘記，簡稱「阮校」。但是並非所有詩經經文都與他本進行了校對，因為這並不是本書的主要任務。

六、朱熹在引用別的典籍、別家詩說時也有許多與今存文獻不一致的地方，我們一般不改底本，只在可能影響理解的地方出校，提供一點異文信息。引文一般標引號，中間有省略可確定者，標「（略）」。

七、校勘記中，「原作」專指底本，即四部叢刊三編本的內容。用宋刊明印本補足底本部分，宋刊明印本的情況寫作「宋刊明印本作」。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序辨說三篇著作

以元本爲底本，其底本情況寫作「元本作」。以示區別。

八、校勘記中凡言「下同」，皆指本篇之內下同。

九、宋本詩經各章之間以「○」號隔開，本書既以宋本爲底本，故亦一仍其舊。

整理過程中，還參考了前面提到過的幾種整理本，在此謹致以謝意！由于水平有限，錯誤和缺陷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趙長征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北京西二旗智學苑

##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

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校】

〔一〕「族」字下，明嘉靖本多兩個小字「音奏」。

〔二〕「猶」，明正統本、明嘉靖本作「尤」。



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